

出版者前言

钱钟书在大学时代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书，说有两类，一类是“可读的”（Readable），一类是“耐读的”（Rereadable）。

这个“耐”字用得真好。

一件衣服久穿而不破，我们叫“耐穿”；一个零件久转而不损，我们叫“耐磨”；一个人屡被打扰而不恼，我们叫“耐烦”。那么，一本书读了多遍而不生厌，有什么比“耐读”更贴切的呢？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描述过“耐读”：我只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书多看几遍。“我反复地看，有时便闭上眼睛，嗅嗅书的香气。只要嗅到香气，碰到书，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经典名著就是让你读到甚至嗅到碰到都觉得非常幸福的书。

因为它是千百年大浪淘沙留下的杰作，有壮伟卓越的人文精神，历久鲜活的人生经验，读了它，你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它美轮美奂的人物和语言，复杂精微的情节和结构，它使你年复一年有崭新的解读，燃烧着烤暖生命的永不熄灭的艺术之火。

它经得住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耐读”。

浙江文艺出版社二十年来，以“名著精译”为理念孜孜以求，深得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界众多方家贤俊的鼎力相助，所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嘉许，许多译作跻身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译本之列。这些精心翻译、精心编校的名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以免去啃原文之劳，可以不受被误导之苦；对于专业读者和研究专家，我们敢说，若与原著摩挲对读，会心的享受之外，也许还有诸多启示。

愿我们的新版本成为你收藏馈赠、咀嚼品味的喜悦选择。

目录

第一部	(1)
-----	-----

第二部	(133)
-----	-------

第三部	(271)
-----	-------

第四部	(399)
-----	-------

第一部

幸

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天。在这样的状况下，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大小，上上下下，都感到非常难受。他们都觉得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觉得他们这奥布朗斯基一家大小、上上下下的关系还不如随便哪一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人。妻子在房里不出来，丈夫已有两天多不在家。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就像丢失的孩子。英籍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了信请朋友给她另找位置；厨师昨天午餐时候就走掉了；做下手的厨娘和车夫也都提出辞工。

在口角之后第三天，司徒潘·阿尔卡迪奇·奥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司基瓦）在惯常的时间，也就是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他把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弹簧沙发上翻转了一下，紧紧抱住枕头的另一头，将脸贴在枕头上，似乎还想再睡上很久；可是他忽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哦，哦，是怎么来着？”他回想着梦境，在心里说。“哦，是怎么来着？对了！是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施塔

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不过达姆施塔特^①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玻璃桌子上设宴，连桌子也唱起《我的宝贝》^②，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什么歌儿，还有一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玻璃瓶原来都是女人，”他回想道。

奥布朗斯基的眼睛放射出快活的光彩。他微微笑着沉思默想起来。“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梦里还有很多妙事儿，不过用言语是说不出的，而且一醒来连想也想不清楚了。”他看到一幅呢绒窗帘边上透进来的一缕阳光，便快活地把两条腿从沙发上耷拉下来，用脚去找妻子绣了花的那双金色鞣皮拖鞋（那是去年给他的生日礼物），而且依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这时他才猛然想起来，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唉，唉，唉！嗨！……”他回想起一切种种，叹起气来。于是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他和妻子口角的详情细节、他的尴尬情形和他自己铸成的、最使人伤心的过错。

“是啊！她不肯原谅，也不可能原谅。而且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却也不能怪我。可悲之处就在这里，”他想起道。“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

最不愉快的是开头那一会儿，那时他从剧院回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手里拿着给妻子的一个老大的梨子，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妻子，奇怪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后却看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倒霉的、露了底儿的信。

她，这个一向心事重重，忙忙碌碌，而且他认为头脑非常简单的陶丽，一动不动地坐着，手里拿着信，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神

① 达姆施塔特是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问道。

在回想这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使他懊恼的主要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怎样应付妻子这话。

他这时的情形，正是人干了非常可耻的事突然被揭穿时的情形。他不善于装扮一副脸相，以应付他的过错暴露后面对妻子时的局面。他没有表示委屈，没有否认，没有申辩，没有请求原谅，甚至也不是满不在乎——不管怎样，都要比他的做法好呀！——他的脸上竟完全不由自主地（奥布朗斯基一向喜欢生理学，他认为这是“大脑反射”），完全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种习惯的、和善的、因而是一种很傻的笑。

他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这种傻笑。陶丽一看到这种笑，就像被戳了一刀似的，浑身打起哆嗦，发作起来，暴跳一阵，说了一大串难听的话，就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从此就不愿意看到丈夫了。

“怪就怪这种傻笑，”奥布朗斯基想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灰心丧气地自己对自己说，自己也无法回答。

二

奥布朗斯基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让自己相信他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他这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美男子，不再爱一个只比他小一岁、已经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的妻子，这一点他也不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想更好的办法把妻子瞒住。不过他还是深深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困难，而且也心疼妻子，心疼孩子，心疼自己。他要是早知道这事儿会使妻子如此伤心，也许他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把自己的罪过遮盖住，瞒过妻子。他

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模糊糊感觉妻子早就猜想到他对她不忠实，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他甚至以为，她这个年老色衰、已经毫无风姿、毫无魅力、只是一窝孩子好母亲的普通女人，应该通情达理，不计较什么。谁知完全不是这样。

“唉，糟透了！嗨，嗨，嗨！糟透了！”奥布朗斯基一再地唉声叹气，再也想不出什么法子。“这事儿没闹出来之前，这一切有多么好，我们过得多么好呀！她有了几个孩子，心满意足，欢欢喜喜，我什么也不干涉她，随她怎样照管孩子，料理家务。是的，她是我们家的家庭教师，这不大好。真不好！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是有点儿不像话，有点儿下流。可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教师呀！（他十分真切地想起罗兰小姐^①那滴溜溜的黑眼睛和她的笑容。）不过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放肆呀。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简直就像是存心叫我过不去！嗨，嗨，嗨！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呀？”

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只除了生活常常为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的通用办法。这办法就是：应该糊里糊涂下去，也就是应该忘却烦恼。在梦中忘却烦恼已经不可能，至少不到夜里不可能，已经不能再回到玻璃瓶女人唱歌的音乐境界中去；看来，只有在生活的梦中忘却烦恼了。

“以后自有办法的，”奥布朗斯基自己对自己说过这话，站起身来，穿上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把带子系好，往宽阔的胸膛里深深吸了一口气，习惯地迈开矫健的步子，一双八字脚便十分轻盈地支撑着他那肥胖的身躯来到窗前。他拉开窗帘，使劲按了按铃。贴身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立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长衣、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也手持理发家什跟着马特维走了进来。

“有没有衙门里来的公事？”奥布朗斯基接过电报，在镜子前面坐下来之后，问道。

① 原文是法语。以后凡法语一律排仿宋体，不再作注。

“在桌上呢，”马特维回答过，带着关心和询问的神气看了看东家，等了一会儿，又带着调皮的笑容补充说：“马车行老板派人过来了。”

奥布朗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在镜子里看了马特维一眼。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是默契的。奥布朗斯基的眼神好像是在问：“这话你何必说呢？难道你不知道吗？”

马特维把两手插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把一只脚向前伸了伸，微微笑着，默默地、亲切地看了看东家。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在这之前别来打扰您，也免得他白跑，”他说出了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话。

奥布朗斯基明白，马特维是想说说笑话，让人注意他。奥布朗斯基拆开电报，一面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译错的字，把电报看了一遍，他的脸顿时放起光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明天要到了，”这时理发师正在刮他的长长的鬃曲络腮胡子中间那条红红的纹路，他让理发师那光溜溜的胖手停了一下子，说道。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话，表示他和东家一样理解这次来访的意义，就是说，奥布朗斯基的好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这一来，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是她一个人，还是跟姑爷一起来？”马特维问道。

奥布朗斯基不好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在刮他的上嘴唇，他就竖起一个手指头。马特维对着镜子点了点头。

“是一个人。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吗？”

“你去禀报达丽雅·亚力山大罗芙娜，她会吩咐的。”

“禀报达丽雅·亚力山大罗芙娜吗？”马特维似乎带着怀疑的神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你去禀报。哦，你把电报带上，回头告诉我，她是怎么说。”

“您是想试试探试探呀，”马特维心里明白了，不过他嘴里只是

说：

“是，老爷。”

当马特维手拿电报，穿着咯吱咯吱响的皮靴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准备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亚力山大罗芙娜吩咐我传话，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让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马特维只是用眼睛笑着说，然后把手插到口袋里，歪着头盯住东家。

奥布朗斯基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他那漂亮的脸上出现了和善而有点儿可怜的笑。

“啊？马特维？”他摇着头说。

“没事儿，老爷，会雨过天晴的，”马特维说。

“会雨过天晴吗？”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是谁来了？”奥布朗斯基听到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就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又利落又好听的女人声音说。接着在门口出现了保姆玛特廖娜那方方正正的麻脸。

“哦，玛特廖娜，有什么事？”奥布朗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尽管他和妻子的事全是他的错，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可是家里几乎所有的人，就连这个老保姆，妻子的心腹，也都站在他这一边。

“有什么事？”他灰心丧气地说。

“您去一下，老爷，再去认个错儿吧。也许上帝会见怜的。她太伤心了，叫人看着都难受，再说家里也闹翻了个儿。老爷，也该心疼心疼孩子们呀。去认个错儿吧，老爷。有什么办法呢！谁系的疙瘩，还得谁自己解呀……”

“可是她不会听我的呀……”

“您该做的要做到。上帝是仁慈的，您要祷告上帝，老爷，要祷

告上帝。”

“嗯，好的，您去吧，”奥布朗斯基忽然涨红了脸，说。“好吧，给我穿衣服，”他对马特维说着，很果断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着准备好的衬衫，一面吹着衬衫上看不清楚的一些什么东西，带着显然很高兴的心情像上马套一样把衬衫套到东家那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奥布朗斯基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了香水，抻了抻衬衫袖子，习惯地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股链子和坠头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抖了抖手帕，觉得尽管家庭遭遇不幸，自己浑身上下还是洁净、芳香、健康、舒适的，带着这样的感觉轻轻抖动着双腿走了出去，来到餐厅里，餐厅里已经摆好咖啡等着他了，咖啡旁边还有信件和衙门里来的公事。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令人很不愉快，是一个商人写来的，那商人要买他妻子庄园里的树林。那树林是要出卖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同妻子和好，这事儿根本谈不上。最不愉快的是，这样一来，摆在面前的他与妻子和好的事就要掺杂上金钱利害关系。一想到他可能受到金钱关系的支配，一想到他会为了出卖树林而想方设法同妻子和好，就觉得是受了侮辱。

奥布朗斯基看完信，就把衙门里来的公事拉过来，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大的铅笔做了几个记号，便把公事推开，喝起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报纸。尽管他对科学、艺术、政治本身一概不感兴趣，他还是坚持大多数人及其报纸在这些领域的观

点,只有大多数人改变了观点,他才改变观点,或者不如说,不是他改变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脑子里悄悄地变化。

奥布朗斯基从不选择什么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动来找他,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衣服的式样,只是穿戴大家都穿戴的。由于进出上流社会,也由于通常在成年期渐渐发达的思维需要有一定的活动,他必须有观点,就像必须有帽子一样。至于他选择自由派,而没有选择他的圈子里也有许多人选择的保守派,那也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主张更合情合理,而是因为自由派主张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就负债累累,钱简直不够用。自由派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确实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给奥布朗斯基带来乐趣,而且还要迫使他撒谎,做假,这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自由派说,或者应该说是暗示,宗教不过是箝制那一部分野蛮人的,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而且他简直不懂,今生今世多快活点儿就不错了,何必用那么一些可怕的、文绉绉的字眼儿谈论来世。此外,爱开玩笑的奥布朗斯基有时喜欢捉弄老实人,说,既然夸耀祖先,就不应该追溯到留里克^①为止,而忘记自己的祖先——猴子。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成了奥布朗斯基的癖好,他爱自己的报纸,就像饭后的雪茄一样,因为报纸可以在他的头脑里布起一层淡淡的雾。他看了社论,社论中说,在我们这时代,叫嚷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嚷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革命的祸害,是毫无必要的,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臆想的革命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传统势力之顽固”,等等。他又读了论述财政问题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边沁和穆勒^②,并且不指名地讽刺了政府某部。他凭着机灵的头脑,能

① 留里克,俄国的开国者。

② 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创始人。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够揣摩到任何讽刺的内涵：出自何人之手，针对何人，因何事而发。这往往可以使他得到一定的乐趣。可是今天他一想到玛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如此不顺遂，这种乐趣就烟消云散。他还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的传闻，还看到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的广告；不过这些事没有像往常那样使他暗暗觉得好笑和开心。

他看完报纸，喝过第二杯咖啡，吃过黄油面包，就站起身来，拂了拂背心的面包屑，挺起宽宽的胸膛，很高兴地笑了笑，这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特别快活的事儿，——这高兴的笑是良好的胃口引起的。

不过这高兴的笑顿时使他想起了一切，于是他沉思起来。

门外响起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布朗斯基听出那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丹妮娅的声音）。他们在拖拉什么东西，把东西翻倒了。

“我说嘛，不能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女儿用英语叫道，“快扶起来！”

“全乱了套，”奥布朗斯基想道，“孩子们没有人管了。”他走到门口，唤了唤孩子，两个孩子丢下当火车玩儿的匣子，朝父亲跑来。

女孩儿是父亲的宝贝，大胆地跑了进来，搂住父亲，笑哈哈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闻着他的络腮胡子散发的香水气味儿。最后，女孩儿吻了吻他那因为弯腰憋得通红的、闪着慈爱光辉的脸，松开胳膊，就想往回跑，可是父亲把她拉住。

“妈妈怎么样？”他用手抚摩着女儿那光滑、娇嫩的脖子，问道。“你好，”他又微微笑着回答男孩儿的问候说。

他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喜欢男孩儿，于是他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可是男孩儿感觉出这一点，所以看到父亲冷淡的微笑，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吗？她起来啦，”女孩儿回答说。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看，她又是一夜没睡，”他想道。

“怎么样，她快活吗？”

只有大多数人改变了观点，他才改变观点，或者不如说，不是他改变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脑子里悄悄地变化。

华章拾萃

女孩儿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知道母亲不会快活，父亲应该知道这一点，知道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这话是装模作样。她为父亲红了脸。他也立刻明白了这一点，脸也红了。

“我不知道，”女孩儿说。“她没叫我们上课，叫我们跟古丽小姐上奶奶家去玩儿。”

“好，去吧，我的好丹尼娅。哦，等一下，”他还是把她拉住，抚摩着她的娇嫩的小手说。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他放在那里的一盒糖果，挑了她喜欢的两块给她，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吗？”女孩儿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抚摩了几下她的肩膀，吻了吻她的头发根和脖子，这才把她放开。

“马车套好啦，”马特维说。“不过有一个女人找您有事，”他补充说。

“来了很久了吗？”奥布朗斯基问道。

“有半个钟头了。”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有人来要立即通报！”

“至少也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呀！”马特维是用十分关切的粗大嗓门儿说的，叫人没办法生气。

“好啦，快请她进来，”奥布朗斯基烦恼得皱着眉头说。

来人是卡里宁上尉的妻子，求办的是一件无法办到的、没有道理的事；但是奥布朗斯基还是照常请她坐下，用心听她说完，不打断她的话，听完后又耐心地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告诉她去找谁，怎样去找，而且又快又一笔不苟地用他那粗大、潇洒、漂亮而清楚的笔迹给她写了一封信，写给一个可能有助于她的人。奥布朗斯基送走了上尉的妻子，拿起帽子，站下来，想想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忘，除了他希望忘记的妻子。

“唉，嗨！”他垂下头，漂亮的脸上出现了苦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他自己对自己说。于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不必去，除

了虚伪做假之外,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修补和改善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再使她变成美貌迷人的女子,他也不可能变成心如死灰的老头子。除了做假和说谎,现在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而做假和说谎是违反他的本性的。

“不过早晚还是得做的;总不能这样下去呀,”他竭力给自己鼓气说。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烟,点着了,吸了两口,就丢进贝壳烟灰缸里,快步穿过幽暗的客厅,推开另一道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四

陶丽穿着小褂,当年那一头浓密的秀发如今已经稀疏,扎成辫子盘在脑后,一张脸瘦得瘪了下去,一双惶惶不安的眼睛由于脸瘦显得格外大,格外突出。她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面找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满屋子都是。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停了下来,望着门口,竭力要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和轻蔑的表情,却怎么也装不出来。她觉得,她怕他,也害怕此刻和他见面。她刚刚试着做过这三天来试了上十次的事:把自己的和孩子们的东西挑出来,带到娘家去,可她就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然而就是现在,也像上几次一样,她仍然自己对自己说,不能就这样算了,她要想法子治他,羞羞他,报复报复他,哪怕把他给她造成的痛苦,还一小部分给他尝尝。她还一直在说要离开他,可是她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她无法不再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无法不再爱他。此外,她还觉得,既然在家里她都照管不好她的五个孩子,那么,到了她和孩子要去的地方,孩子们的情形必定会更糟。就是在这三天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喝了不干净的肉汤病了,另外几个孩子昨天几乎没有吃什么。她觉得,走掉是不可能的;不过,她为了欺骗自己,还是在收拾东西,做着要走的样子。

她一看到丈夫,就把手伸到衣柜抽屉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等丈夫走到她跟前,她才回头看了他一眼。可是,她原想在脸上摆出一副冷峻和决绝神气的,结果却露出灰心和痛苦的神情。

“陶丽!”他用低低的、羞怯的声音说。他缩着头,很想装出一副听凭发落的可怜相,可他还是显露出精力充沛、身强力壮的样子。

她迅速地用眼睛扫了扫,把他那精力充沛的、健壮的身姿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是啊,他真是够快活,够得意的!”她想到。“可是我呢?……连他这副和善的模样儿也是令人讨厌的,大家还因为他和善喜欢他,称赞他呢;我恨死了他这副和善模样儿,”她想到。她的嘴闭得紧紧的,在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的右边,腮上的肌肉抽搐起来。

“您有什么事?”她用急促的、不自然的胸音说。

“陶丽!”他用打哆嗦的声音又唤了一声,“安娜今天要来了。”

“干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叫了起来。

“不过,这是应该的呀,陶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看也不看他,高声叫道,这叫声很像是肉体疼痛引起的。

当奥布朗斯基想到妻子的时候,他的心情还能平静,还指望会像马特维说的那样雨过天晴,还能心平气和地看报和喝咖啡;可是等他看到她这张痛苦不堪的、憔悴的脸,听到这种听天由命的、灰心绝望的声音,他连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住,眼睛里闪出泪光。

“天啊,我做的是什么呀!陶丽!看在上帝面上吧!……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泪水涌到喉咙里。

她把衣柜关上,看了他一眼。

“陶丽,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请你原谅,原谅我……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共同生活不能补偿一时,一时……”

她垂下眼睛,听着,等着听他说什么,似乎是在恳求他说点什么,好让她不相信那事儿是真的。

“一时的冲动呀……”他说出这话，还想说下去，可是她一听到这话，好像被戳了一刀，嘴又紧紧闭上，右腮的肌肉又跳动起来。

“走开，给我走开！”她用更尖利的声音叫起来，“您别给我讲您的冲动，别讲您干的下流事吧！”

她想走出去，可是身子摇晃了两下，她连忙抓住椅背，免得倒下去。他的脸憋得老大，嘴咕嘟起来，眼睛里充满泪水。

“陶丽！”他已经是抽搭着说话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吧，孩子们是无罪的。我有罪，你就惩罚我，让我赎自己的罪吧。凡是能做到的，我都愿意做！我有罪，我的罪大得没法说！可是，陶丽，你要原谅我呀！”

她坐下来。他听见她沉重的、很响的呼吸声，心里说不出有多么可怜她。她几次想开口说话，可是说不成话。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就想跟他们玩儿，可是我想到孩子们，就知道他们这一下子完了，”她说的显然是这三天来自己对自己说过多次的话里的一句。

她对他称“你”，他带着感激的心情看了她一眼，就挨近些，想去拉她的手，可是她带着厌恶的神情躲开他。

“我想着孩子们，所以，为了挽救孩子们，人世间什么事我都可以干；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挽救孩子们：我是带他们离开父亲呢，还是把他们丢给色鬼父亲……是的，就是色鬼父亲……哼，您说说看，您干出那种……那种事儿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活下去吗？这可能吗？您说说看，这可能吗？”她提高嗓门儿，又说了两遍。“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跟自己孩子的教师私通之后呀……”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而且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讨厌您，见了您就恶心！”她叫起来，越来越恼火了。“您的眼泪不值一文钱！您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您既没有良心，又没有德性！我厌恶您，恨您，您和我不是一家人，对，完全不是一家人！”她